

文章编号:1003-9104(2002)03-0070-04

青衿琴票陈道安

金立人

(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,北京 100020)

摘要:清末民初,京剧舞台上除新三鼎甲驰誉南北外,尚有四大名琴倾倒梨园内外,儒雅青衿陈道安便是其中之一。本文对陈道安先生之生平作一简介。

关键词:京剧;琴票;陈道安

中图分类号:J809.26 **文献标识码:**B

The Intellectual Amateur Performer Chen Dao—an

JIN Li-ren

凡京剧演员之唱功,离不开场面。鼓板尺寸稳妥自不待说,而琴师之随、包、托更是有半壁江山之份。老谭曾言,离了梅雨田的琴,我张不开嘴。诚哉斯言。清末民初,京剧舞台上除新三鼎甲驰誉南北外,尚有四大名琴倾倒梨园内外。如疏密有间之梅雨田,善断险奇之孙佐臣,说谭专家陈彦衡,儒雅青衿陈道安。尤为称奇者,梅、孙是专业琴师,二陈是文人琴票。在满城争说叫天儿之时,二陈对老谭艺术研述之精深和推广远播,鲜有抗者。时人称之为南有陈道安,北有陈彦衡,如民国早期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之《戏剧月刊·陈道安君小史》言道:“世称胡琴名手,必称南北二陈,北陈为彦衡,南陈即先生也。”北陈之琴梅雨田先生赞为一“秀”字,南陈之琴内外行颂为一“雅”字,同为一时瑜亮。然述及北陈者众,论及南陈者寡。为此,笔者在陈道安先生女儿陈为珠老师之鼎助下,又参阅了陈小田先生回忆其父之文章,并钩沉于史海之中,试对陈道安先生之生平作一简介,就正于诸位前辈。

陈道安,名以履,字公坦,因好道学,故又号道安。祖籍江苏江阴县(今江阴市),清光绪四年(1878年)生于北京,1957年农历丁酉三月二十九日(西历4月28日)寿终正寝,春秋八十,墓葬于江苏常熟虞山。陈先生儿辈均为票界中人,其长子小田对京剧研究精深,于音韵学说更是造诣不凡,有音韵著作传于世。小田工青衣,30年代至50年代初活跃于上海等地票界。1952年至1955年,小田在其上海愚园路住所设唱和集会于星期天,胡琴以周振方为主,司鼓以曾心斋为主。参加者有李家载、许良臣、李世济、新艳秋、范石人、陈大濩、周长华、倪秋萍、沈柏年和其妹为珠等人。儿媳李家英,工陈派(德霖)青衣;次子小村,琴艺不亚于其父,手音甚好,曾留唱片于世,并有胡琴曲谱付诸梨园,可惜英年早逝;女为珠,为人和蔼,修淡夷然,现已逾古稀。为珠工程派青衣,对梅派亦颇有领会,时参加常熟地方业余京剧活动,虽古稀之人,然嗓音仍润,颇具大家风范;婿黄玉岭为谭派(富英)老生,已逝。

陈道安先生生于书宦之家,先祖为名进士,其父供职翰苑,课读甚严,故陈先生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,并不负父望考中秀才。科举制度废除后,陈先生又考入清廷所设之京师大学堂(今北大之前身),每考试成绩辄名冠侪偶,居北京高碑胡同三叔家。庚子事变,清室西狩,陈先生避乱常熟,并在赵氏入赘成婚。其时北方票友已与伶界就艺术方面同斟共酌,然南方官绅鄙视倡优之成见未改,但陈先生不为所惑,仍苦练琴艺不辍,并时假鱼雁向梅雨田先生请益。

1904年,陈道安先生在上海商约公所谋得薪水,遂移寓沪上。当时谭派已南移沪上,然会唱者极少。陈先生一到,请益者即刻盈门,先生乃逐一指拨,实为传播谭派艺术于沪上之第一人也。闲来先生便与潘月樵、夏月珊、夏月润昆仲、毛韵珂、冯子和等谈天说艺。1906年,陈先生为官于浙江,先在杭州,继调宁波(任

宁波濠河厘局、长兴厘局局长),再至湖州,前后五年,谋得两袖清风,清水一杯。陈先生为官于浙江期间,梅雨田先生曾亲笔书寄谭鑫培之《李陵碑》工尺谱,谓此谱极工极难,在京唯陈十二爷差得其窍,嘱仔细玩味之。陈先生不负梅雨田先生所望,按谱悉心勤练,并以其子小田为练琴之檀头(时小田虽幼,然会戏已多)。故其后先生能授张翰臣更臻精到,以解老谭“金沙滩双龙会”之围。1916年为生活计,陈先生谋得汉冶萍公司(由安源煤矿、汉阳钢铁厂、大冶铁矿组成)煤矿局湖南城陵矶分局秘书之职,工作之余仍苦练琴艺。1917年先生中年失伴子女无人照顾,因其嫂孀居于无锡锦树里,遂迁家于斯。翌年,陈先生因惧军阀混战,遂自城陵矶返回无锡锦树里。此时其嫂就束修事劝谓先生曰:“先祖虽曾训谕,然时代已有变更,不如从权,随遇而安。”故陈先生于1918年起即本着“自行束修以上,吾未尝无诲也”(语出《论语·述而第七》)之旨,然多寡不计,如家贫而喜京剧者敬礼亦可。其上午在庞同春中药店行医(店主学青衣于先生),下午在家教戏,以此度日。其时孟小冬在无锡新世界搭班清唱(时孟唱汪派),常至先生处学谭派唱腔。此外时有人称江阴“梅兰芳”之蒋耀庭者,亦闻名赴锡拜师于先生。后蒋与北洋军阀旅长毕庶澄合演赈灾戏《战宛城》,蒋饰邹氏,《思春》一场,蒋连唱带做,演了二十余分钟,台下彩声四起。事后,其子小田因知父素不习演,故询父何以能教此戏。先生答曰:“蒋本善做表,余当年所见田桂凤演此剧之体贴剧中人情状告之,故学戏不在于死背硬记,而更需领悟剧情发展也。”

说起陈道安先生之习琴,乃起因于其13岁时得了童子痨(类似今之肺结核病)。陈先生昆仲两人,兄因病早谢人世,其父为求延嗣,故请老友梅雨田先生教其子习琴,以怡养其心情,俾使早日康复。数年后先生琴艺大进,痨虫亦遁,诚为一石二鸟之喜。先生学琴于梅雨田时正值新三鼎甲汪桂芬、孙菊仙、谭鑫培活跃于舞台,陈先生与陈彦衡、黄益斋、王君直、李秉庵、林绍琴等顾曲无虚夕,况其学琴善于参悟,提高甚速,颇得梅师之赞许。陈先生在京师大学堂读书之余,常在李秉庵先生(文丑,李瀚章之长孙,李经畲之子)其设在化石桥宅中之春阳友会内活动。春阳友会其名源于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:“春日载阳,有鸣仓庚”句。仓庚者,善鸣之黄莺儿也,喻艺友常相唱和聚会之意。春阳友会为民国二年(1913年)由樊棣生发起,在李秉庵宅中聚会、排练。票社内房屋宽畅,场面齐全,并有诸多小间,可供二三人斟酌。因李秉庵富饶,故时留晚饭,最多时达十数桌,一切杂费开支均由其出资,人目其为“李大傻子”。票社聘陈德霖、王长林为常任教师。当时票社胡琴有李润峰(李毓芳之父)、龚静轩(龚云甫之子)和陈彦衡,老生有王君直、莫敬一、余叔岩(以票友身份)、黄益斋(汪派),青衣有林绍琴(余紫云派),丁继甫(陈德霖派)、红豆馆主亦是常客,老旦有松介眉、卧云居士(赵静尘)等,有些专业演员如程继先、梅兰芳、姜妙香等也常参加。民国三年三月间,春阳友会正式成立,樊为会长,李经畲为名誉会长,并迁址于崇文门外南三里河晓市大街渐慈会馆内(李为渐人)。春阳友会之盛,至今无有右者,于此值得一书。陈先生在此氛围内,耳濡目染,加上勤学苦练,并与会内诸师友长相切磋,自然是技艺日进,通晓各派之代名琴票应运而生。

陈道安先生的主要京剧活动是在南方票房中度过,虽琴艺出众,然从不炫耀于人,故其声名未能远播。况其严遵父训,绝不收润利一分。按其之论,收一分润利,即为下海。然陈先生亦非并无声名远播之机。一是当年谭鑫培先生末次(1915年夏末)赴沪演出,坚请陈先生操琴,陈坚辞不允。缘因当时老谭赴普陀进香,仅带谭二。在沪期间,谭因其婿夏月润受困于赵公元帅,故允在九亩地新舞台帮忙十天,事后夏付银8000于岳丈。新舞台乃国内第一家股份制新式舞台,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二(1908年10月26日)开张,最早在十六铺,故言新舞台者当标明十六铺或九亩地,夏氏昆仲为临时董事。当谭演至《李陵碑》之“金沙滩双龙会”句之反二黄快三眼时,谭二之琴拉得不尽意。无奈之际,夏氏兄弟曾闻得梅雨田曾寄谭谱于陈先生之事,故特请陈先生解围。当时若能为老谭操琴,真是身跃龙门,千金不换。然陈先生谨遵先父遗训,坚辞不允,并谓:虽夙佩谭氏艺术,然若为之操琴,即等于下海,实难奉命。时适值张翰臣(亦梅雨田弟子)在座,愿瓜代之,陈先生亦乐助其成。先生先以梅谱授其更臻精到,张为老谭操琴三天,从此名噪一时。旁人仅知张翰臣为老谭操琴后名声大振,并下海做了专业琴师,但并不知陈先生是幕后英雄。另有一次,杭州新开一舞台,欧阳予倩和吴我尊邀陈先生以票友身份登台,陈先生一时竟为所动,即将赴杭。在杭试演7天,讵料卖座愈来愈盛,每月包银逾千元,陈先生之声名益盛,予倩亦同意下海挂头牌。陈先生了解实情后,严遵庭训,不为重金所动(其时先生仅靠操和缓之术以糊口)坚不下海。院方愿出重酬,然陈先生连7天试演之酬

亦不受，谓受酬即不是票友，并束装返沪。为此欧阳予倩和吴我尊目为迂执，几至反目。

辛亥光复后，陈道安先生复寓沪上，并在寓所附近赁屋一间，邀沪上第一批票友创设春雪社票房。票社聘邵寄舟为教师，由张翰臣主司操弦，社费无定额，个人量力缴付。社员有老生王颂臣、朱耐根、唐谨庵、钱朗如、许良臣、罗亮生等；青衣有林绍琴、江梦花、吴我尊、欧阳予倩等；小生朱伯房、胡琴张葵卿，净角老旦亦皆有人。老乡亲孙菊仙、刘永春等亦常光顾。此外报馆剧评记者有林直斋、冯叔鸾（马二先生）等皆唱老生，亦为常客。时王又宸先生在上海演出，颇受欢迎。王又宸乃票友下海，戏路欠宽，故亦常至春雪社票房走动。其时沪上凡有堂会，总有春雪社社员之身影，先生亦必为之操琴。老乡亲孙菊仙和小喜禄（陈祥云）演《三娘教子》必得陈先生之琴伴奏方能生色，小东人亦必由小田所饰。至于陈先生与林绍琴（林善使咂吭音，得余紫云神韵）之合作更是使人有居蓬莱之感，罗亮生谓此：“……听来如饮醇醪，迄今回忆尚有余味。”

春雪社活跃期间有数事可记：一是上海张院堂会义演（即味纯园，原为西人别墅，光绪八年为无锡张叔和购得，故名张园。地址在今静安寺路，今已荡然），春雪社票友欧阳予倩和钱朗如参加。欧阳予倩演《宇宙锋》，钱朗如演《乌盆记》。钱演《乌盆记》时，孙菊仙忽然高兴，反串为钱配张别古，念白虽有所删简，而几句摇板唱得声若洪钟，钻天扑地，听众莫不以为意外之收获，实是喜从天降。二是唐谨庵决定下海，先由陈先生教唱念，老艺人邵寄舟教做表，不二年唐就搭丹桂第一台，每月包银500元，演中轴戏。春雪社期间，陈先生和史量才先生还参与编写了《三顾茅庐》一剧，“火烧新野”用虚写，“博望坡”用实写，开打热闹终场，角色搭配齐全，卖座历久不衰。此剧以唐谨庵饰徐庶，麒麟童（周信芳）饰刘备，三麻子（王鸿寿）饰关羽，冯子奎饰张飞，诸葛亮为全剧中心，由贵俊卿出演，老供奉孙菊仙饰黄承彦，也有一段精彩的唱表。集数位名牌老生于一剧，迄今七十余年，亦属罕见。三是前面所言，老谭末次赴沪演出，先是陈先生以梅谱授张翰臣更为精到，乐助其成，后张在夏氏陪同下诣老谭寓所，为老谭吊嗓并得首肯，使老谭之《李陵碑》得以顺利唱完。而陈先生为避票友下海之嫌，弃万金之名，就当时时代之背景而言，实属难能可贵，高风亮节。陈先生自己虽不登台，然诲人之心不倦。老谭之婿王又宸应聘至亦舞台演出《连营寨》知陈先生深得其中三昧，特登门请教，先生均一一悉心传授，王又宸遂成为老谭之后演《连营寨》之第一人。德商高亭公司、法商百代公司、美商胜利公司均为王灌制唱片，流传至今，使吾侪得窥老谭真谛之一斑。

1921年后，陈道安先生移寓常熟。虞山诸京剧爱好者闻得先生至，即赁一散馆，组成中音俱乐部，推先生为会长。先生边行医边教戏，并延沪友说身段、教场面，每逢义赈，除行头、锣鼓、班底外，能自演一台戏。不久，因参加者日众，遂将中音俱乐部改为虞声友社，仍以先生为会长，此时场面锣鼓已皆能自备。后又请了一位专业演员樊云卿专教身段做表，培养了一大批京剧业余爱好者，大大地推动和活跃了常熟地区的京剧活动。后常熟有人又在逍遥游和南门坛上开了两家剧院，就我所知南门坛上的一家名叫新都大戏院，盖叫天、徐碧云等均曾来此演出，并专程拜谒先生。自1921年至1938年的17年中，陈先生往复于沪虞（虞山镇）之间，直至1938年其子小田在上海愚园路租地造屋，遂安居于斯。1956年9月先生任上海文史馆馆员。

除此之外，刘海粟先生和徐朗西先生所办之美术专科学校、新华艺术大学均特聘先生为教师，教授京剧和音律；史量才先生延先生教其子史咏赓、沈柏年；平等阁主人狄楚青延陈先生为吕美玉时装京剧《失足恨》设计唱腔、念白。时吕美玉隶共舞台挂头牌，排演时装戏《失足恨》并列大轴（压轴戏为罗小宝、金少山之《失空斩》，先生亦为之完臻唱腔），主要配角为李桂芳，李表演极佳，惜年长扮相有逊。时《失足恨》为新戏，需编新腔，但又不能与梅、程雷同。为此，先生和小田费尽心血，编了不少新腔，一经上座，历演不衰。此剧始演于王芸芳，唱红于吕美玉。虽是吕美玉风姿照人，然唱腔新颖，亦是红花绿叶，相映成辉。吕美玉之《失足恨》剧照后来还成了美丽牌香烟的商标。上海地产富商卢少堂也延先生教其子炳生；大中华针织厂主谢绳祖京昆兼学，昆曲教师为俞粟庐先生，京剧教师则为陈先生，陈小田和俞振飞也常参与，事在民国二十年前。

陈道安先生一生教了多少学生，恐难屈指，因其常在南方，故有“桃李满江南”之誉。况先生胸怀博大，对门生除了倾囊相授外，还将学有所成之门生推荐于陈彦衡、林绍琴、黄益斋处，俾使更求精到，绝无封门杜户之陋习。先生之主要门生（前述及者不赘）有狄楚青，字平子，又号平等阁主人。说起狄平子此人，其乃

前清光绪年间举人，因拥护维新运动曾两度避难日本，《时报》馆及有正书局之创办、主持人。狄楚青年长于先生，故互称先生。20年代之名句“天下兴旺谁管得，满城争说叫天儿”即出自其口，并颇得先生赞誉。此外尚有罗合如先生（1899—1980），罗学戏极为认真，凡音韵咬字必穷究其根源，故先生对其颇为看重。因罗阮囊羞涩，先生对其不究束修，诲之不倦（1949年后方知罗为中共地下党员）。罗合如于1949年后在北京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（院长为梅兰芳），1957年先生逝世，罗曾著文志悼。

学琴于陈道安先生有成就者为倪秋萍、黎秋觉和周振芳。倪秋萍在20年代中叶经小田介绍，拜陈先生为师学琴，先生对其倾囊相授，为倪秋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倪在陈府艺术上得益颇多，后倪又求精于北陈。1936年倪得以为梅兰芳先生吊嗓子3年，并经梅先生玉成，再拜王少卿先生为师，遂成一代梅派名琴师。名琴师黎秋觉为徐兰沅先生的得意弟子，初亦学琴于先生，后求学于徐兰沅。黎觉秋学成后傍过言慧珠、黄桂秋、姜妙香、童芷苓和李玉茹诸名演员。还有，曾为梅先生吊嗓子于香港的周振芳亦师从先生学琴，周后在重庆为杨畹农操琴。周不但精于梅派，还精于谭派之琴。陈为珠老师曾谓予曰：唱周振芳的琴有“顺风送轻舟”之感，极其舒服。

由于陈道安先生胸怀博大，平等待人，因此不但桃李芬芳，且高朋满座。陈先生在京剧界之友好文中述及者不赘，尚有陈德霖、王长林、时慧宝、朱素云等；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周信芳、姜妙香、罗合如等在先生古稀之年均去专程拜访。先生在学界之友好者有翁松禅、吴湖帆、刘海粟等。其子小田弥月，翁亲书一扇面相赠，先生以翁书、梅谱为二宝。翁书后由小田亲捐于常熟博物馆珍藏，梅谱先生临终时赠于其最末的胡琴弟子李承煊医生，亦珍藏之。

陈道安先生在京剧方面的造诣非同一般，先生不但精于谭派，亦领会汪（桂芬）派之精髓，对余紫云、徐小香各派亦甚精通，对于老生、青衣行腔吐字诸法皆有心得。在琴艺方面先生颇得梅雨田先生弓法、指法之真传，深得梅师和平中正之妙。时人言：若能拉黄九龄之《除三害》、汪桂芬之《文昭关》、谭鑫培之《李陵碑》丝毫不碰，方算尽胡琴之能事，陈先生可谓其中人也。先生还将岐黄阴阳五行生克之理糅入琴理，发明了不少花点，真是洞天别具。先生还首创〔柳摇金〕、〔柳青娘〕、〔海青歌〕之曲牌，往复翻成十四调律。陈先生之音响湮没久矣，予未得亲聆，故不敢妄评，但据罗亮生先生言：“原来胡琴只有正反二黄及正反西皮等四个调子，陈用其它三个调子把它串联起来，创造了〔翻七调〕，而衔接处无斧凿刀劈的痕迹，颇为可贵。先生之邑友听天老人在《戏剧月刊·论胡琴圣手及其工谱之异同》一文中对陈先生之琴艺有一中肯评论：“先生之琴，取法雨田，参酌彦衡。指法极佳，腕劲稍逊，而别具雅韵，非工谱所可形容。”曾朴亦曾言，虽听名琴无数，千秋各有，然陈先生之琴雅韵无有右者。王唯我先生言其听陈道安先生拉过胡琴，但始终感觉陈先生“操琴时发出的音色不美，要想叫好也叫不出来”（见《京剧票友》第137页），此言不妄。然此时的陈先生已逾古稀，况耳目失聪多时，辍琴有年，手音确是大打折扣。但听一二次琴便作定性，晚学在此斗胆说声“有失偏颇”。先生之著作有校正旧京剧单行本数十册，由有正书局出版，颇为行销。先生还为各报撰写过有关戏曲之短文数百篇，十年浩劫，余生已寡，我因案头匮乏，亦难搜检。先生大部分之日记及回忆梅雨田先生操琴之手法，寻心得一卷及各流派唱词十余卷均毁于文革，令人扼腕。

陈氏父子留下之音响资料就我所搜检到的有：陈道安操琴的有曲牌〔山坡羊〕、〔傍妆台〕、〔寄生草〕，还有陈先生所创之〔柳青娘〕翻七调，计四面；陈先生操琴，小田唱的有《落花园》二面，均为高亭公司于民国十八年在上海江西路申福新总公司楼上录制。陈小村操琴的有陈小田和老谭派名票朱耐根唱的《探母回令》及《梅龙镇》各一面、朱耐根的《法场换子》及《鱼藏剑》各一面，亦为高亭公司录制。此类唱片上海图书馆或中唱公司当有保存，祈能翻录出版，使其再放异彩。

陈道安先生为前清秀才，诗书饱学，又深慕徐灵胎之医术和为人，熟读三坟，深谙岐黄，20年代初，先生在沪上白脱路（今凤阳路）悬壶济世，自曰“儒医陈道安”，奇方屡出，救人不少，后又在无锡、江阴、常熟等地操和缓之术，拯黎元于仁寿，济羸劣以获安。追念陈道安先生一生，淡于名利，高风亮节，无论是旧学、琴艺、岐黄均有过人之处，为研究和传播京剧艺术贡献不菲。予生也晚，未能躬逢京剧盛世，更无缘亲聆先生之琴音；况又不敏于皮黄，然追念陈先生之文采青何迟，故不揣浅陋，勉图蚊负，为先生传。谨此吁请先生和小田生前友好之健在者，不吝命笔，忆先生之生前，诲后学于将来。